

玉碎零聞

阮玲玉逝世，轉瞬匝月，近一月來，各方談話，莫不以此一代藝人之死，爲絕佳資料，道聽途說，頗有爲外間所不經道者，輾錄於此，亦致哀於阮女士之意云。

玲玉原籍中山，操粵語殊流利，久寓歌浦，漸有滬音，卽王無能所謂廣東上海語也。善詞令，喜談諧，常引人發噱。客歲遊錫時，大嚼鮮蝦。每餐必備，衆皆以示遊侶曰：「槍花（諧蝦）大來些。」合坐燦然，其辯給有如此。

玲玉聯華月薪，或謂千元，或謂六百元，實則月七百元。性儉，蓄絕少溢費，常作林遊，手術過人，同局輒辟易，而其最高籌底，不過五千元，故存薪甚巨，銀行積儲亦不貲。

唐季珊並非大富，但張達民之弟兄，皆貸欠其金錢，其數六千七千不等。

張阮涉訟，發生極早，在阮玲

玉卽喪之前夕，雙方已經和解，由阮賠償張現款五千元，則張卽可息訟，是夕阮卽付張現款二千元，及支票三千元，張因阮前言每月資助一百元，以二年爲止，後付數月卽止，覆轍在前，故必須俱付現款，阮與唐商，唐冷然辱，阮與之齟齬，既而互鬥，阮被辱，死念卽萌。

玲玉在鏡頭中極富美感，顧其肌肉，初不豐腴，酥胸間，如玉道蕩蕩，與玉環之新刻雞頭肉較，遜乎遠矣。然攝戲或出遊，則雙峯高峙，備極摩登。蓋借重假乳，昨歲阮唐擅勝善卷庚桑，解衣磅礴，真象畢呈，友輩目擊，歸述如此。

張達民知阮玲玉下嫁唐季珊，而戀阮之心不死，故不言娶，虛室以待，「耿耿星河欲曙天，翡翠衾寒誰與共」，終無怨言者，蓋猶冀望或可重合也。

阮既傷，張達民曾懇助其兄輩，往療養院搶阮之遺骸，以張夫人名義葬之，但兄輩阻之，謂阮負汝，夫婦之情已盡，且人死不

可復活，何必戀戀一臭皮囊，汝窮賚，一筆殯殮費，將如何擔負，遂作罷。

唐季珊娶阮玲玉後，唐與張達民之族人，仍懇懇來往，獻笑如舊，若一無芥蒂者，卽阮亦如是，張氏族人，呼阮爲二姑，張達民自阮玲玉死後，大受刺激，終日獨坐小樓，有時悲哭，有時狂笑，如作痲疾。

阮玲玉爲何東爵士義女，阮嫁唐時，所有現款，俱交唐經手代存，某女明星曾批評此事，中有警語，謂人性之中原含有獸性與理性，理性勝過獸性之人，卽爲好人，獸性勝過理性之人卽爲壞人，一個男人，得新棄舊，乃獸性跋扈之故。

唐季珊雖富商，頗重視金錢，不減於重視玲玉。張達民之四千金目的尚達，輿論之嘲罵可不起，玲玉之安神藥或可不服。

唐阮之結合，亦不可思議之事，若曰黃金，玲玉所入殊豐，毋藉於唐季珊，若曰品貌，則唐年逾不惑，已非綺歲。顧二人之情

擊，迥異尋常，或時攜手出行，唐每於途次假阮香腮，雖有友朋揶揄，路人匿笑，不顧也。

阮玲玉之棺，實價去所附一千七百五十兩甚甚。

阮玲玉生前，何東爵士有以二十萬金百輛迎歸之意，張達民初不欲涉訟後係由友輩慫恿，其最初涉訟目的，其志不在金錢，而在奪還阮女小玉也，玲玉香銷，陳屍萬國殯儀館時，車馬喧闐，萬人憑吊，捕房先以馬巡爲衛以維秩序，然而人如潮湧，愈聚愈衆，乃以百丈巨繩數捕各執其端，畫作鴻溝，繩內者得魚貫入，繩以外者莫入繩欄，以大旱之望雲霓，入門處由兩馬巡聯立作夾道，僅容一人擠自馬隙依次而入，秩序井然，一潮，門以內未稍莽亂，惟入門者則馬首是瞻焉。

是日參觀阮孀屍屍者，俱衣冠楚楚之人，摩登女郎，尤居十七，阮之遺體，橫陳室中，上有玻璃，絕類百貨肆中之蠟製美人，誦祝之，朱唇頰頰，鬚波青絲，宛然如生。惟嬌靨微腫，視生時爲豐，殆毒氣使然耳。

唐季珊有離滬赴港意。